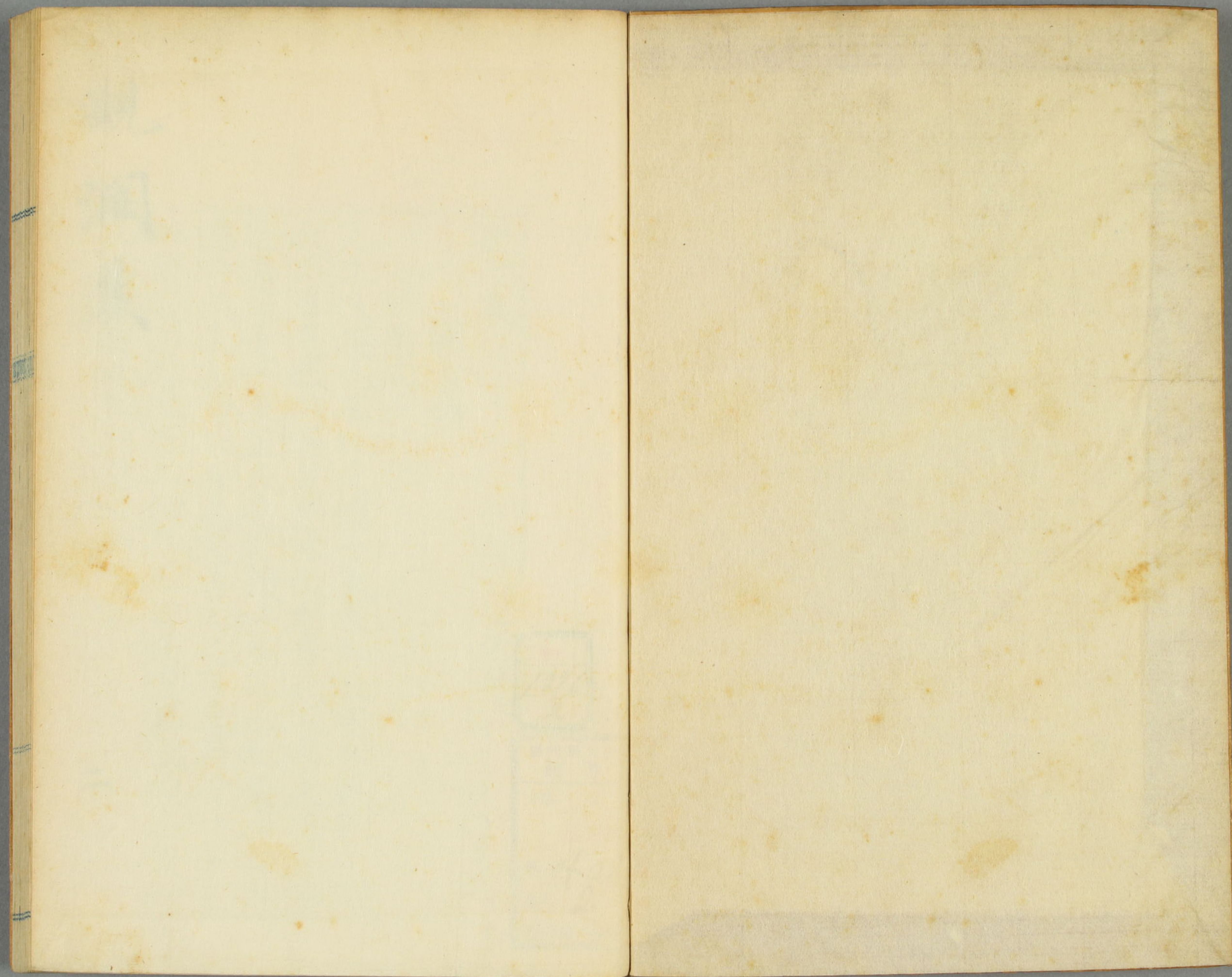




觀
瀾
集

和6
1276
2





觀
瀾
集



觀瀾集
七言古詩
先生法服先王軋衣學子孫素知恥國步艱難中興
我時有危臣高愛古訓外共中方強梁朝裏謀誤耶
足特利後制置臣天時引頸好為君五死良尋物則
國昭然古今亦無遠道百生之芳流酌則行行之
止健矣命為不下樹為已博遠費無依院陽景詞

二

和
1276
2
屬附學大田
館 書
寄第 一
漢詩文
第 408
第 2
出帶許不外館書

門和16
1276
卷2

漸集

觀瀾集

七語古詩

先生法服先王軋衣纓子孫素知耻國步艱難中興
秋特有危臣荷蜜旨關外兵甲方強深廟裏謀謨那
足特別履倒置直天時引頸好為君王死民彝物則
固昭然兼古今亦無遠通百生之芳流菊川一片之
血凝柴市寒鴉不下樹蒼仁慘澹雲影依陂陽哀詞
三唱問遺魂秋風忽與黃塵起



五言古詩

三言問和入問山家與黃墨註

一峯在我目孤雲掛其間終日馬玄黃看鞭山復山
潤步過遠迢危行經險艱竟茲叩岩扉飲食開笑顏
嗟夫至墻高唯力可以攀請看它山石礮出荆璞頑
皇乾運不息流水逝莫還賴服識者訓入道得門關
大生去 老姑惡 陳文舉 七 寄妻 以 垣 國 志 續 中 興

老姑惡裁岩作袴縹沙作絲陸轉揖枕汲以筑籬

侍婢說鴛鴦十一未喜聽阿母繡鴛鴦十二學得成

十三感鴛鴦幃向粧鏡梳十四夢鴛鴦十五猶未知

送

貴資佐藤先生之東武詩並序

四方八風之氣各異也或強剛或柔弱其種不可勝
舉而可以克操之反其正者不在柔弱而在強剛焉
吾國士夫之風所謂強剛之氣益射萬國矣朝出焉試
其馬暮歸焉鳴其劍跡弛矯捷壯烈慨口羞道不
忠之事躬不踏不信之行一言語酬酢之間義苟不
肯兩屍並仆腸腦塗地遂致宗族妻妾無所依歸也

固在所不辭焉是以舉世之風廉耻成俗蓋剛毅近
仁而一變至道之資也然此特風氣所生或未始根
乎理義之本心則所謂廉耻者竟廉于人耻于人而
非自廉自耻也其非慕外徇名之早陋亦唯悻悻然
小大夫而已可惜哉嗚呼允有豪傑之士一建明聖
擥唱吾所謂廉耻以鼓之者則彼跣施矯捷壯烈抗
慨之氣固有所觀配根植而勇往奮勵從事於斯富
貴貧賤取舍之分判乎內立於外者自不能已其然
後造次顛沛存養之密方有所議也此吾所謂強剛
之氣可以反正者而其能爲仁其能至道於此乎可

驗矣士奚可措而不學哉然世以學自負者或未嘗
以此爲志也是以營營然東投西遊踉足相踵徒求
售而要利已夫既以此爲人師也其教誨諭况之功
固不以足俾夫矯捷壯烈之士有所興起奮勵而其
間虛摹德化假飾仁愛物恫然乎廉耻之唱者或有
焉吾恐聽之者彌衆而敗俗者日繼卒使剛毅之資
儒學之貴者失之而後已也今也首觀四句八四同
先生之行願以吾言告東方學徒而因以致所誨之
士丈夫焉獻錢詩一篇述所思以爲之序
傲裝萬里行負任素非輕能反士風正遂俾儒道明

指雲望去路數日間歸路時節有賓鴈一封幸寄聲
何處士峰頂兀兮出大空兩行關左右日斡海西東
勿盡施人巧欲登告帝功更須回首瞻四面八州同
和入過西山
自從人跡絕唯聽鳥色幽世事三年變臣情方歲愁
曲沼猿爭飲空庭鹿下遊何處旧歌舞海濱問流水
題東台山下紅梅
仙姿為更着精神一段紅粧向雪新索漠嘗叩林下
客闌千同醉樹邊身霞凝丹頂欲攀鶴月在茜裙正

夢又不識孤筇應到不盡欄犬吠赤城春
謁楠公正成碑并序
夫之所賦有吉有凶莫不各實理之自然人之值所
有禍有福莫不各已義之當然而唯人之所為就已
而求盡心殫智于內竭力周謀于外不避不然不愧
不怍確礪凜冽超然禍福之上乃天之所報即茲而
在必使其忠與日月同懸必使其功與宇宙俱存不
可毀不可磨不可蔽不可欺昭明較著依然吉凶之
外則其禍也其內也亦匪適所以為假福元吉歟吁
夫昌榮求祥僥倖回五以苟一旦之得而至辱蒙妖

已臻其身其亦不知之甚矣昔者朝綱上弛兵權下
移自提重器付于人而天下大勢去矣後醍醐帝
赫發震怒圖以討高時措紳緇而衛士應兵潛謀竊
哨鼠駁鳥合其亦不異舉仰投石而豈置芳野相尋
陷沒天王儲君蒙塵西土而所在官軍崩解銷縮結
然不復聞有兵革之事方是時楠公正成承詔特起
戰玉造逸赤坂退修午磐以拒百萬之師持三年之
久其間天王起居絕中京廢立見行而唯曰奉命
討賊後援弗繼前功弗期而唯曰以身許國應孤兵
嬰小城盤據控敵中畿衝路而思養有素操演有術

士激卒厲一各當百自凡樓櫓器械糧餉薪水豫虞
素備嘗莫所或衝環攻夾擊蟻附魚貫應方臨楫嘗
不見或挫士心賴此維持民觀賴此係屬有以知天
下猶有勤王討賊之師以告負北與而殲巨魁長年
西服而奉天王賊徒內潰義旗四麾遂克還皇輿
於中京復大物於上古拂氛霧而鋤蛇豕擊日月而
回乾坤柳雖王氣之未終時運之未廢而自非公精
忠格天奇才蓋世孰能成之烈哉盛哉歟然後不能
先之諸將參之萬楫政紀因循主心淫蠹孽后創厲
而皇藩倒諛臣誤朝而諍夫趣遂乃縱巨姦於廣野

以恣其吞噬顧闔並摧賊勢彌燭中興艸昧之業再
為鼎沸糜潰之極而公諫不行施不行扶復顛禪復
敗以進焉勁敵寡兵退焉督言偏聽罷焉強促致遺
湊川之役也有死而無他焉則天之命窮矣歎後不
不伐其勞不辭其位獨蒙朝廷之倚負蒼生之望焦
思而若慮不用復諫不行復施隨顛隨扶亦敗亦禪
猶尚朝聞命夕引道往次櫻井驛遺言嫡子縉之唯
以討賊復仇之義未嘗一語及于家進赴決戰塗膏
授首平以茲軀獻吾主而後已焉則人之義畢矣天
之命獨有窮焉而公之心則不已焉唯其不已是以

四海之內千載之下凡有知以上聞名歆風孰不竦
慕愕服欲以表其墓旌其閭血食其祀弟土其子孫
者亦孰不憤惋乍焉欲以鉤譏舌變賊肉飲其血而
寢處其皮者而當時聞乎公仇乎公者雖則恃一旦
之寵逞一朝之強而內省自視若梅若叔耿之昭々
其方寸內則楠公之大於是定矣夫其確礪凜冽昭
明較著禍愈慘而福愈穰凶愈烈而吉愈大者豈不
信哉丙子之秋緝明如播州道經兵庫擊舟登岸往
訪其碑所在則重巖杳冥平野草芥之間巍然特立
題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此乃水戶相公所建以改

觀當特岳孤不朽功亦偉矣帝祇回不能去敢擇言
曰能踐為之形有為聖為賢能踐為臣為子之形者
為忠為孝有其心而無其事未得為忠孝之全有其
事而無其心未得為忠孝之實而若公也內盡外該
心事至則達諸天地且諸古今萬人所觀教尺之
名題曰忠臣而固靡所愧其石矣嗚呼公之忠其天
下之廷忌也歎感歎之餘處誦前言而繼以詩焉云
一從廟筭失元勳海自蒼茫山自紛當日臣軀唯粉
碎後東遑統遂似分血疑地上青之州怨過遠天漠
々雲獨有遺心懷放國依然南向兵士境

喬松孤倚早秋天涼度軒極思欲仙龍卧白雲生丹
々鶴歸明月照娟々地中琥珀侵杯湧風外笙簧隔
箔傳應有多男爭獻 翰因益影陰華遠

和犬醫師長島君思歸田韻

予救斯民亦有年過遙何處不全天美言巧笑人磨
斂黃閣朱門吏討錢應唱充吾招隱曲晨談為右養
生篇它時林下好消日滄桑燒丹坐候烟

七言絕句

旭紅上牖成灯光懶整金釵十二行將就何人圓那
夢經奴割破繡鴛鴦

觀濶集
長短歌
勿泣梅黃時人當歸雖就遲
瓜有熟期
妾被賣翁不歸春風惡花片飛
老姑惡
老姑惡在天者星在山者松在者幾許歷教說儂
曉送
餘香隱
殘燈沈
下淚潛
為郎多金自君之出矣

觀濶集
長短歌
勿泣梅黃時人當歸雖就遲
瓜有熟期
妾被賣翁不歸春風惡花片飛
老姑惡
老姑惡在天者星在山者松在者幾許歷教說儂
曉送
餘香隱
殘燈沈
下淚潛
為郎多金自君之出矣

歲暮

晚步分水頭，蕩流波兮難留。乃矜兮天杪，憾吾生兮覆瓿。

歲暮歌

雲駛兮兮如逐，將知短景兮西沈。芳折兮霜野，籟潛兮凍林。昏來兮明燭，靜照兮我心。物不可兮終極，孰徒倚兮呻吟。

醫師某僧某見訪

天使家倚百尺臺，雲樹茫茫資嘯傲。參差粉堞片雁飛，高風檣頭睨穹燾。馮唐冷署先將至，韓愈短檠眠。

已晚門臨坡地，落紅深玉人剝啄。晚相報妣女，鼎底鍊嫵媚，須彌芥裡列。蘄敷坐久流霜西，擔度轉燭且問菊。息耗物候數至九，秋杪猶學風流龍山江東諸帽江東諸才賦，悉成速到八後笑相揭。

金菊姓三十韻

江南衣冠地，貴種芙蓉葉。昌輕薄桃李，羅隱菊詩叢繁。華王謝郎陶，本公輔後之。淵明自以晉世公輔，我考持清望。維當無射月，魏敦無有。推胡雜中，燕謝韋水降。日實金行，蘇老泉兩詩獨。生而有五美，菊有五素心。不紅粧，劉延年諫菊詩。秦女不紅粧，自受讀父書。

淵明諸班爛着蓋黃事類賦類聚菊詩或云天所賜
青女裁坤裳羅隱菊詩正色着坤裳欲為制顏鈴明
集菊為制裏露必先嘗給力豈違命贈以韓代右國
往荒竹君與松叟之有驕相驩而相忘婆婆柳先生
門熟師友良德馨日外聞好隱益內光起為南陽令
澤民得壽康勿謂善華沒延善華日巢高夷守淡繼
遺芳所以事業肖絕榮審行感淵明詩絕榮利云云羅
方夫夏令罷矣午攻不綱炎午司繼以威犯金刀
勢太剛廣謂禮樂也金之子有高趣有淵高趣秋谷愈
軒昂且差光圃籬落殆不敵晏如弄興香淵明居
下

異

藏也馥郁且清烈家色日以張茅坐性嗜淵明被摘
摘投瓊觴史家色日以張茅坐嗜酒淵明被摘
觴史家嘉晚節平係重陽滿城為歎惜風雨夕冥茫
滿城風雨後傳周少夫相將遊帝鄉同少賦淵明
近重陽可鄉人見其時出賣藥增年方王子喬以甘菊自是
姚魏徒因詣皆封王幸與蓮君子論者並稱揚苗裔
七十餘語於譜中詳石湖菊譜至今采菊想古一夢
長始悟人問世園蝶亦蒙莊木末
相思艸賦

維何飲食之肇起不假聖造而固存擊糴割腥拾粒

採滋莫記其元而蒸炊粉養道臃膾矣爭啟其門皆
充腸而適口唯養生之專論彼儀氏之子創麴蘖
變醇釀剗致後民之知揭嘉木茶江南嘉太以清供
充合觀之上薦奏蕩穢之首切而不預餓飽亦匪列
醜饜逮夫靈種之生顧二者而愈備取穀液酒藉坎
精茶尚涉形質而此特服氣揚和潤殺煩滿茶尚佐
膳差而此特頤志蓋極燧危之教而盡噬嗑之利有
拘拘者謂不禦于饒而妨于耕不費乎腸而耗乎魄
是謂異味有損無益宜君子之靡嘗而王政之弗借
驚市播田痛行禁格嗚呼宇宙之茫即氣化之推遷

坎九磅礪機常軌而跡相纏物之日備勢之自然有
利則害理不而全因以裁制樽修獲身安而民樂撤
污樽而奠雖壘毛血廢而醴宰作觀賢哲之執樞豈
未微之強索奪欲而戾情墮川而塞壑茲草之禪人
固猶之扶衰而茗之釋滯也今之不可無茲草亦猶
酒之不得不釀於古初而茗之不得不時於中世也
而妄得禁哉况糜穀費財多食以招邪不止此也將
有加焉吾請歷其德得一二論之延佳賓而興未濃
析玄理而談將躡閑合縫以繹金絲抗管端以代如
意叩唾壺而布鬻罪蘭芬之午穗追綺景班繡均命

行龜以先致從走戰驅平原施火枝而且試是乃貴
介公子之所以嗜愛而最玩也而釋耕休壟遑仰雄
志干鴻飛罷樵倚石聊忘但年干仙棊收築半勸將
失鹽梅之蓄思春鑿日輟誰定杆白之契期用公鞅
是於其時鄙人下皂之所賴以慰勞也顛衣倒裳待
漏計刻解劍綬帶還室目息跨側鞍而戒嚴程接按
公比而擁吏牘縣跋履之良勤紛勾哲夏之易惑是於
其時天仁人惻時而遺已苟難續之可通就斧耨而
甘死自死自世風之日降各有挾以相擠道懸路絕
貴賤日眩眩矛玄揚于寂寬訪窮韓于鹽齋執篆刻

之未技請斗升以仰後猶寡知而遭嫉殆推輪以蹈
泥慕後名之奕々桐存日之栖々與千歲而沿沂益
鞞鞞廠若締於是撫佩燧而不給探宿火而已灰墜
玉蟲而星寶挑銀缸而暈閣椎几促膝嘗幾咳不知
裁激雲霞于唇角盤虬螭于堂隈縈圍屏之巫峽起
殘燼于博山比鳳嘯于蘇門揮蕙澤于湘灣素磊塊
而返洛忽訇訇以回環坦曠朗若有見神厥遊不可
攀翁勃衡隕蜿蜿轉折下而溟瀛上抵虹霓揖浮丘
而直過值廣或以問訣悅予志之不磷安淡薄而守
芳烈賜以帝觴之珠滴名去華池之瓊英非下世所

能廣宮群昏之所賴以濟役也唔呶達且吟哦意宵
埋頭若夜旌鼻若柳數行墨于緗素雕章句于瓊瑤
將以赴課而韜馴還雅而未調是於其時蝻客詞流
之所賴以策勲也鎖畫寂于簾帷計少日誰與語寄
夕感于櫺櫺懷伊人何乎掇五務方嬰二壑新去視
聽寡惊甘臆避御睡也覺也醒也飲也兀爾聊爾忽
焉遽焉是於其特又莫施不可莫用不宜者也若夫
壯士之悲節義夫之辣心夜方永而不夢聽鷄唱匪
惡音斜月窺罅高風振林冷露被草威霜薄襟怨歎
慨之無寓接卷編以閱古今誓蕭曹于漢初欽房杜

于唐始自畫一之既定使復生豈誰惡痛哭于賈
生厭列言于陸子奏大樂于澆漓羅古貨于鄜肆道
有分運有期幸深之不擬違者審命而畏有其為味
辣且馨欲吐而終燕下咽以自醒東方白矣復將何
營

贊梅月圖

隴爾軒轅曉忽然姑射裝何人繡性衣為蕪及魂香

七言絕句

春閨怨

半日抱琴猶未彈鶯，有語告春闌十三兒女心中
事只願身香似牡丹

冬閨

烏鵲南來啼數回隔紗牖樹月徘徊高風一陳征人
遠挑盡寒燈撥盡灰

宮詞

昨夜六宮呼召頻命頒時樣綵花新君恩真是似天
大李艷桃嬌例賜春

春日遊上野有感

縱使山櫻伐作薪百年心事易辜春花飛莫入漢宮
太風雨由來妬殺人

席上和芳洲韻

高堂談笑倚瀟波復奈水萍相遇何君公千秋功幾
許芙蓉峯峙鬢將皓

野饑粟

得上字

送人送春曳孤杖離歌瀏亮天高敞路觸細雨亦不
辭飛華粘着行衣上

但州妙見山八景

癸巳夏

山東次野山八景

年々秋粒斂珠璣政簡農勤地亦肥却怨平疇浩莫
畔不分二頃資吾歸

櫻溪遠花

山花爭咲接高低藹々翁々望欲迷不免幽人醒自
佐白雲多態前前溪

箕泉清流

泉逐曲巖浸碧桃人蹤不至響初高想從滾々出山
谷和渭混涇多自勞

杉間秋月

神旨愿

誰識人間杉翠影行遮天上桂花圓願差八万三千
戶斧斲交柯光始全

嵐峯紅葉

盡櫻倚巖冷嵐收紅葉千峯染出秋知是洞中歌徹
夜滿山王女錦纏頭

四時晴雪

嶺雪皚々四望同幾人載酒揚軒窓如今須向山中
訪高士抱珠卧似龍

霧海朝暾

喬巖噴霧曉濛々眼見乾坤一掃空竟是紛昏透不

得羨翰漸之向天中良璋中一辭意莫能為不

北溟眺望

凝眸人倚斗南天溟渤蒼茫雲氣連舉子試招採桑

觀明人張荆藩崎館七夕詠因和

其一

香桂枝頭玉露多不妨織女暗經過佳期只恐嬌娥

其二

天上樓臺日已晡橋邊烏鵲遠相呼了鬟先候銀河

水昨夜新晴可濟無

其三

子繅華井白蓮莖欲取織功擬錦城試向中秋裁舞

其四

牛女之言真放唐古今不遇有參商飛針走線無乞

其五

人間雅曲寂倚蘭空倚白雲銀漢看万里秋宵一声

鶴坐來方覺露華寒

其六

入問... 其七

其四

密耕研大兄

迎取床頭一笑新泥身紙帽眼雙頰相憐恐我染同

病世上頃來兒視人

身長九尺望如神欲費經營內每紛紛謂兒嬉成底
事泥車凡狗弄天真
土偶雖頑性不移
子翻動全自悉用機

李夫人

廷上魚龍紛作團連娟一盼笑初微美人至死風情
在忍使劉郎不見歸

明妃

欲救生靈酬漢命
穉將顏色污胡塵
君玉竟舉三千
寵委付画工那問真

諸公以肥前州人齋藤道本客江府既而歸鄉數年
病沒叔氏芸菴後亦來游府下得其臨別贈
人之作思慕悽楚自不能已請予和之諒其
不忍死之之心誠可悲也為賦二首

孤燈客夜誦無衣長憫離魂泉下歸欲取心期對床
語夢中人事多違

記爾輕裝霜作衣故山華長柱頭歸平安今欲與誰
報鴻雁秋來信不違

和川口生題梅

生歲十三從父來見介人謂其敏為詩予顧

席間屏畫以菊試題援筆輒成時適對州文
學兩森子見訪延坐示之夷以竹試題則又
輒成繼室同年見訪亦請進而示之再以梅
試則又成應聲命意三章連翩速於八又至
見其典午山河伴老忠之句三人殆乎相視
吐舌遂各屬和以加獎異夫二客者海內之
名士以生年幼得其一顧可謂榮矣然天之
付才於生譬菡萏之初茁梅萼之未折而竹
萌之露尖苟非裁以其土培以其方又防踏
斲摘折之是至則安得其揚晚節收住貫而

擢凌雲之姿乎千尺哉生其勉旃
春闈梅發倚東風五色毫飛万玉中莫使文詞徒出口須要孝弟永田躬

雪中望首句用假名仁字與任同

任使層峦夜半還高樓雪滿曉望連何人更策蹇驢
去万里銀橋架上天

和剪綵梅花韵

別記宮中春色新橫斜隨手轉精神欲令蝶夢徬徨
久一片冰霓認未真

前題

滿盤春色剪齊紈望久全為白雲看徹夜暗香吹不
動劉郎正對玉人寒

贈尼

軀仕第三流給

禮了金仙曉殿空翠姿且伴綺羅叢欲問人間春易

老碧闌高處倚東風

千仞泉懸魏殿傍遙歸瀛海不波揚飛流日夜轟然

下是酌天奏未央

武城元旦

春草扶桑第一枝海雲捧日曉離披千門万户青松

掛閑跨金鞍過者誰

始見小倉伯父又聞其歸有近賦一絕以為

贈元祿成寅前作

十年稷下蚤知名相遇相離胡不情欲認春流快帆

影淡山中峙曉雲橫

松崎氏見招席上和所惠芳韻

春風似覺帶香來勿遇詩中白玉梅須把酒盃三飲

盡十年心事開

讀盤春色復簡然望久全欲白雲首潛外部香如不

五言律

川遊東叡山僧近江人

邱茅管絃湧林上鐘磬幽雪殘紺殿北霞落石橋頭

延鶴熟香坐隨僧載酒遊五湖歸不得携午晚登樓

和月下尋菊

秋花宜夜月交薄立庭皋香吐金蟾氣光分玉兔毛

稍將霜下節欲向斗間高寧耐摘盈掬五更命濁醪

席上題梅

湖南布衣士客倚吟節視孤格歷華場一生依竹里

飄飄散亦奇突兀枝莫累借問伯夷清聞笛恨邪否

落韻
席上題梅得調子
君家梅幾樹帶水且臨橋鶴立枝橫出鶯移花始飄
誰將宮艷比不向世人矯真識苦寒節晚成羹可調
由來同四海堂上歲尋盟高古人風格老蒼梅性暗
坐圍紅燭蜜吟倚紙憲清微雨半酣後蕭々澣夜城
會僧院得鳴字
吾師玉塵柄炎塵一掃清竹檣方三尺青峦長縱橫
川灣抱林角日送暮舩行此話亦歇矣佳禽終日鳴

三月十五會東山

元祿戊寅作

亦追春事盡半日在山房竹蔭圍暮席華飄踏鞠場
高欄收遠碧疏箔透融光同是四方客歌罷揮玉觴
送松田鈎玄歸豫州
南人留不住碧海布帆浮重歲千般恣遙懸一片愁
與雲離曙島汾月下中流何日長風外婀娜向豫州

君家梅樹帶水且臨鵲立枝橫出營移花始飄
誰得言說此不向世人獨真識苦節既成莫可調
與雲龍謝長和自雨寺夜回日身風長兩脚向新川
偏人留不封雲氣散幽室重燼千紫香益懸梅在窓
生園江送林曰海之懷蕭似湖蘇州是滿之城夜城
高懸又空自流音空却去同長四六各賜羅鞋玉離
亦欲春車盡半有共杜清心蕭園甚素華腰欲離賦
川灣在三月自出逢會東山共歸亦歎欣佳會終日鳴

七言律

羊 題紅梅

羯鼓聲催日影遲樓前先已醉梅妃夢回玉枕斜痕
破恨記羅衣点淚稀春淺怯隨丹鶴瘦曉來化就粉
霞飛故勝從幸揚家子血汗遊竟無處歸
李秋十五夜會杭州君亭君有詠示坐客次
日賡謝
銀潢耿々桂城樓霄宴高堂爐氣幽忍放飛霜掠玄
髮漫迎華日照窮秋心期杳渺鴻声度醉眼闌干燭
灺流人世相知郎相樂莫將歌舞奏無愁

席上賦梅得絕字

自從蘭佩楚聲闕復取此花為玉玦薰徹千重更嶺
雲飛繞一序吳天雪影臨淺水為誰橫笑隔疎籬堪
予折可憐孤潔值知音滿座主賓詩品絕

和村良直見惠

欲索超然物外遊風流正在海東州詩成玉田藍田
上筆墜雲來闋苑頭客枕有松吟靜夜宮邸莫酒滴
清秋鼇峰好會神仙子苦問何山藥可求

館中戲賦少女得聰字

學繡學縫生慧聰蚤忘新解倚東風向人羞坐鴛鴦

被終日貪看鸚鵡籠頻蔽粧樓開鏡照手裁益幅扶
鉛紅鄰家夜宴對床飲聞說王郎坐在東

王子觀桂

下飲清溪氣似沈神仙殿閣桂花陰後身今現如來
相兆夢非遊蒼苔林月裡幾人能仰折山中獨步得
幽尋無端一陳晚颺急忍使桂童掃碎金

恭誦攝相大相國近衛公邀奉尊君大相國

殿下盃作二章敢述鄙和憑門下以獻

相國車過相國第西辞挨路狎林幽池臺迥距鳴珂
里斂履不躋勤政樓花泛瑤樽揚晚節琴彈碧水奏

清秋盤桓應與千春之椿桂交陰緣欲流林幽二字

謂清

又

晉公早向午橋休不買名花地自幽脉之暗川銀作

浪低曲檻玉為樓賓筵陰合柳譏翠仙履香移蘭

渚秋起奉瓊觴醉初浴四明峰頂紫霞流

賀新井坑州六十壽誕辰在二月廿日

明月穹環樹作孤挺生夙自合玄符寵靈迥擢漢千

石潤色嘗稱鄭大夫桃李門深春未半蘭蓀塔暖綠

成區東望蓬海方清淺聊為頌將瀉玉壺

和某人鯉魚繪韻

偃然俎上碧波凝直劈駝峯第一層紫氣猶纏龍內

鯢殷紅欲溢菊花稜性饕何須切為縷易餒初思伐

賜水無毒不夫從古爾耻將施乳得侏稱

天水君庠舍置酒見邀仍有佳什之賜和賦

仲謝兼呈芳洲君

連霄甘雨人芳年欲向橋西試茗泉時節採蘋堪置

奠交觀伐木久成篇斗城霽色繡千樹壁水荷文動

細烟更有中原池日楸枰闕局學周施

除日漫賦

北郭泥痕晴後更衡門誰餽五侯鯖典尤且買生前
酒操筆空挑海內名滇極鴻過雲色老天東人立斗
文橫漢家元待賈生年邁材疏漸未成尚文煙
嘗逐群又雲路登不材豈是仕如鵬百歲債僕趨朝
謁三義關供友朋積雪重關回片鴈急風低郭掠
飢鷹非無古道寄方策去剪茅堂除夜燈
船勝竹里步悠悠戲把菜更訪僻幽遠客頻吟李誥
句先生閑泛李膺舟入秋休壽父埋首此日鄉山始
寄眸猶幸膏肓逢邦子芳園瑤盞菊將浮

右病起并吟澹泊先生九日登游作畫梅花

紙帳

不妨蚊翼恣披猖微風帳坐涼地縮室中圍玉
聲天低巾上瀉銀黃愁多指隔燈青暈夢半誤驚窓
曙光堪畫梅花三面采由來織雪且裁霜
九重佳氣鬱欲曉時看白鶴冲履響衣香人絡
繹方窻曲几日曛曛六經聊學療飢法斗酒今當補
世功吳下周郎胡不起長江日夜好東風

遊石山

石庵云此演君十四歲作

四句失之

斜陽一徑西歸客長水千山北去舟欲問雄將酣戰
地暮雲夕靄使人愁

適水府途中作

隅田川上夢多時復取行裝何處之長水雙鳧眠不
解平田獨鶴起如思雲天欲雨前村遠天末無山落
日逢五百黃金非買骨馬群此地婦追隨所經有地

寄至直清

百年文治向彬々普燭北幽求此人抱玉久眠金澤
雪載危兵醉武城春參差冠影稍除轉霏拂爐香連
袂勻多幸宮闕心亦靜雲臺携子好尋真

表四 剪綵花

桃亦紛紜李亦煩旋將剪巧託靈根討論真侶花無
色謝絕榮朽春有痕若使閨娘一偷眼恐隨夢蝶輒
憑魂與君對此四時物看至秋風葉已翻

細雨

得雨韻字與神代氏雨中小

千魚万点村外雨欲濡未濡塔前土素絲剪斷織雲
機珠玉乱飛修月分客袂有痕濺渭城泊逢無響懸
湘浦不妨策笠冒黃昏青竹長坡斯熟路

斜風

此詩未六句遺失

舞筵紅袖欲飄空驀地東來一陳風

蘇東坡詩如歸空曠此東去一舸風帆
地春風海風九月未六日黃卷
賦前不九日登高黃卷青州長此
黃卷

豐登日有客正傷搖落時
見芙蓉風寒歷下黃花綴
潤班披

山家紅葉和歌題
人間物皆醉山下葉都紅
全林風若已歸

自知偶作
間居心有裕宮况力無餘
中夜雨聲歇小園花事初
未四句失記

落榻成聯

落日半簾依曲几清風一榻卧中園

大黑贊

囊而托之儉也推而力之勤也儉于左勤于右則如
坻之粟與堆斗之金坐可得焉過是以往神所不識

蛭子贊

方其未得危膝矐日與魚沈潛既而得之午舞足蹈
與魚活潑天下何事不從苦心中而達也畫前之意
其可以察

五友圖讚

孤標擢清幽姿弄磬植而亭之倚而盈之傍臨更誰
 此君之負先生右爭友五人安得其德不瑩而道不
 成也哉

其末身家相與自與後世皆與而身以子孫之
 成也哉

大無贊

卷之八景題卷序

卷之八景題卷序

垂裕堂八景題卷序

余少時則與客相語曰夜即矣不可為矣無已則富
 家翁乎上而寡所恐下而多所施乎擁堆斗之金以
 時予集赴緩急亦可以不負吾一世之快而賢夫士
 之戴大夫大夫之戴卿戴侯戴公累之相暨翹首無
 所者也遠客笑而答之曰富以行快是子之所以不
 得為富家翁也及今而思之貧以人事則客之言其
 有旨哉夫快者德之薄也其氣躁而散其機疾而促
 不可以為渾厚龐行疑福延基之地而世之人無禽
 富往之赴焉窮賤之民儲之擔石者雖欲行之亦不

可得而彼抱素封之資以橫都邑者衣必盡績縠溫
毳食必盡珍鮮曠芳室廬器玩婢侍僮御之盛以至
買歌舞競交結明飲留連施予無度又必掇得為之
力以極欲為之意馳騁四究蕩然以逝如凡下坂如
驢就陸不復遑顧其入之有限出之無程財之可竭
而欲之不可窮也則或子或孫或逮歛躬既已扞產
耗貲歲要月成且吾壘見至是時始之逞意者漸知
悔餒而猶且浮游虛驕不能自制朝鬻田夕賣屋阿
堵四飛而撲滿倒掛頽其所餘唯賒欠而已快之勢
必至于茲而後止矣昔者隋主焚沈香二百餘車以

為火山以唐太宗之賢明聞之意服其盛則快之勤
人亦可謂甚而至宗仁宋審知其然也夜飢思食燒
羊忍不宜索蓋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非愛一饜食
痛抑其欲則不可得而保四十年昇平之樂與幾百
祀際延之祚而况為人臣承其令者乎又况下為庶
人懷費以當塗者乎可不察歟泉壤之地跨畿服當
海衡固東西漕輸之所繇穀粟塩鐵材植楮漆耐醢
脯果之味膏油苧麻木綿髮陶鼓冶之器凡以衣食
資用于天下者若西南舶貨藥材香料吳之織戒之
蜀猛獸之皮螭斑斂珠牙角羽翠丹砂玉石以為器

飾寶藏之具恣羨乎二州而後注於四方逐利不軌
之民居焉聞有唐金生者世以糴糶廢者之術雄視
其間論二州有力者人必指以為上等其富蓋亦可
知而生為人忠朴謹儉守分業洞之唯恐有失不
為爭紛者狗彘色之行性又藥聞道慕賢非出而從
耆儒勝流則入而藉經史研理義妻亦能詩有閨秀
編平居與僭課僮輩讀文寫字值坐客有所賦輒可
口投使書其嗜學之厚至乎若是而所居之堂名垂
裕者固有觀覽之勝自前數歲擇其八境徧請中都
東府有名文士及群蕃使人等以求題著獲則視如

奇貨標裝成卷時復展玩與堂上所見之景俯仰比
較揚以諷詠以絃歌以撫海山而慨今古優然終
日不知傍有大賈豪商存其得可為而不敢為以為
唯也是其恬而不擾固而不遷日益修勤睦之
業而申詩書孝弟之教於家者固足以垂裕後昆世
累巨万之資而生好古尚雅之志與諸名士雋偉之
辭亦隨傳于裔以無疆弗與其庫之鏤庚之粟共就
朽腐矣如生者亦可謂能忍其快以有其當也哉雖
然自余官遊幾歲於此出境之行國有大禁嘗欲一
西歸過帝里登霸墟吊義烈于古墳仰元初于絕島

詢英豪搏爭之跡于仔園荒漠之濱遵海南下踰險
捫焉窮神仙窟穴所在然後還就生楮一席納八勝
瞻昧抃拍以快生平遊方之志而不能得焉是又余
之所羨富家翁而未忘也

一六 醫仙像記

聖而三之所以崇天醫之道也繪而二十四之所以
報仙醫之功也而牛山子獨揀六人於古表而肖之
謂以效我邦歌人吟侶之所爲也其尚亦可謂雅矣
我聞人之生必有所用上焉制其政中焉輔其理下
焉出之穀作之器質遷廢居以通之財形之所稟用

隨而賦如有所使而然故人能竭其智力各事其事
然後精神之運筋骸之束日通日固屹乎得以立斯
生於兩間而其奉天命效民職而莫敢懈者雖一犁
一鋤之微實與裁輔位育相參而洪鈞允化相融蓋
有亘宇宙而不朽老存焉是謂人之道彼仙也者伺
化機而蓄有形以爲是吾之有可得而有也鄣固閉
藏頑守冥行自化倫累之相交智慮之互起足以盪
耗乎吾內者視如讎嫌避而日遠岩壑其居土木其
質餐霞吸沆瀣豕以侶盱々焉睢々焉苟保視息於
大期之外以爲悅是謂化而爲物之久也可矣至人

之所以為生者則復何乎有從其七返九還蟬蛻羽
化得以相隨木公金母于汗漫寥廓之墟而平與蟲
蠓蜚蚨游埃飛燼共斯滅而撲散不亦可悲哉雖然
物有其德者必有其業事勤乎內者必施於外六人
者之名回登丹臺而通玉籍乃克推其靜清澹泊凝
精行氣之道以施於時極危回死不知其幾而品藥
之所嘗經方之所述格言要訣又皆足以資仁術於
百世而仙者於是獨有所用矣有所用則有所傳
有所傳則有所希有所希則隔海之外又有若牛山
子修其道仰其功常以其不長生久視以永其惠為

恨而依慕之至遂寫其神朝夕羹而墻之不徒玩控
鶴叱羊於屏間之為也六人者於是果不朽矣世又
有文人才子懼性靈之就銷傷道骨之難得寧抽肝
腸而彫辭章冀其名之或不朽逮歲月之後值求之
於陳編者亦但抵掌欣賞以娛一時耳目猶之熠燿
待夏尔明尔滅于當草之下而若我輩也世命以儒
退而莫所得乎已進而莫所為於當世翻然改業刀
圭以濟唐陸宋范所志亦且不能則無恆乎平日猷
為不出辟章之陋而已也以此獲託其言於仙像不
朽之側我其得不自歎而又自幸乎哉

李子宅觀象棋序

戰國好勇之主創為角觝以較力伎而好奇計士又制所謂象棋戲者位置分布氣勢聯絡一與九軍乘之相為表裡變化出入奇數不測以闢神智而誠運用亦戰鬥之爭莫已以梅村子之性之恬也好之巧之久俾吾輩引得傍觀焉然將誇以為明可恠也今夫欲得而好勝者人之同情而彼徇名榮耽功利唯已之立是舉天下皆為讎矣其人已之界而國屹立揣摩捍闔計彼計我屋漏獨處廟堂多窺域其心機其意劍其腹刀其笑日明瞭望耳察探聽搦陰險

之性而後溝塹之欲植黨與藉貴強以相濟援控制仇其自守如此之備矣而及其旦立朝暮遊市有所心爭則冠服鮮盛言詞鋒銳奔競赴應合而後離紛然不解強避為弱併為廉恥為貪嗜為陷謬如穿流謗如灌沮如渠谷中如礮石鈎取鑽求伏子昏夜求憐之下而揚于白日傲人之上仇其攻人又如此之備矣猶未也則驟而甘言卑諛是無故而和越人之款兵也漸而誘酬薦淫是亂而取之齊人之欺魯也約信不踐秦之渝盟也緩急不恤晉之辭耀也雖乃平生夷塗骨肉親暱而謂為齟齬咆哮龍蛇超擢之

交一席子萬立談乃變得寸求尺營々皇々至窮老
不知省其懷言之深暴精之久潤澤日收悔吝並鏖
理義之心頑廢耗竭甚於旱荒疾疫之餘而甚者謀
漏事敗覆家殺身身首異處而後已足又宋桀羸政
之黷武而白起蒙恬之自禍也東府乃利名之津子
與我前後遷徙歲月之間多觀其爭所得不償所失
者往々皆是於是每寂午兩夕官事之有假折簡互
招至則局已奠在中座相共鼓趺支頤緘口睜目思
棲神疑子廷退平直而界尺枰之間而莫佗之知勝
者扣髀以誇負者拍額自哄如予拙乎素不太好亦

不太惡觀倦則引盃仰飲挾書俯讀時或陶然一醉
局側不知其覆其為樂優矣游矣可以能忘焉則其
爭也祇足以不爭乎心不爭乎人甜向所謂利名爭
者哉予已叙此言局半收子起曰多矣天下之為孫
吳者慎勿並馳勿並角

三三
答室氏書

取奉束轂審久而中寢味多福兼示清操堂記一篇
莊誦數四幾乎紙弊趣遠而道適議正而意切可謂
能取尚于古而用功于今者也世之以雕蟲為技者
綺章繪句穿蠹綴飾從事于古人之所譏甘心不辭

至以經學標門戶者則終日揮手擬目吃吃期夕不能一下筆以立言其亦村學究耳近代之學率不出此西路而如大兄學博文富夙將韓歐是依而所志所力專欲以揚經傳窮理義大闡聖人路蹊之繇有源有委燭乎內而輝乎外若人四顧之下史得幾邪來書命僕扁中文字或未安者聽加評駁夫大兄之文非僕輩所能容口吻雖衆人可得知及驟然被教以相講磨則面赧然汗不知所答然退而思之益亦有不可辭者焉去歲叨蒙辟召得與大兄托同年契于朝堂于私舍瞻瞻歲次其姿德之厚談論之正決

知不以世俗交遇人也則今之所命亦決知不陽謙挹隄誇耀以世俗態誘人也而我乃顧形迹懷嫌疑虛避飾讓忍而麾之是將以俗交俗態自待乎已為其為過不特平來意之美也僕頃來竊有所計以謂幸遭明時學若大兄者千里羅致得從班聯有疑可就而質有誤可就而辨何不屢進所著請之削正冀以脫函奔踈謬之習也然不料是計既已為大兄棄而先矣僕臨今遂巡顧望辭而不肯則恐嗣後詣教在右勢將推避展轉拒而不納彼拒此辭知而不言視而不顧贊歎褒揚相為不逆而已嘗有一友人每

以文字呈子座則曰痛下批語勿語為纏結唱采一
過倘使僕與大兄兩相熟視隨踐此則僕之素計固
就沮止而其至雖欲與大兄不為世俗交不可得也
是僕所以應命不辭散歎所疑一二而其言之當與
不當毫無所益于高明也知之亦熟矣豈在所省哉
大抵不恥下問在常人問能行之而學者極難之益
常人無所挾而學者有所矜也昔者謝顯道以克己
為任猶且用歲月之功以攻此病而大兄脫然徹畦
矜子人已廓藩籬于胸懷俯首垂問下及僕輩想其
視天下無不可問之大為何其高也僕於是益信大

兄之文根諸經者不徒口耳淺之而僕相觀之益亦
不止講習討論說之乎是非之問而已也為幸無限
餘俟面布因書復 是望

壬辰夏四月

駁語四條

擇而取於此此字益指下文美下義以取諸此今
揖取諸此于上有此句法其寶子下猷語疑
咸講究云云至宜之而一篇之意全在擇于
明以木至精至當處方得臨事制行的合其宜
用諸究二字稍覺泛畧不與直字觀帖起若以擇而
講是四字對行而宜之白矣

清與和皆在其中稽字
則扶塵垢至道可幾也稽字

馬角記

上抽而字然後二字以換道

燕太子丹質秦秦謂之曰令烏頭白馬生角得還此
二者天下之所必無也而風土賦稟之備與一時感
觸之變紛然相合流形成象頗致有異如牛黃狗室
馬墨亦是類已豈以或不常觀而斷為必無邪大石
子家藏馬角一枚傳云上總介小幡信定乘馬所主
可謂怪矣然古者往之謂親見此異者眾而五行傳
論為兵象隋志所記二並出戰國思足利氏霸政之

裂

衰宇內分裂于戈相尋信定乃屬甲州以勇聞內守
外征無日不在行間則一時氣化所感促乘馬有此
也固宜矣余於是信言者之不誕哉

正德壬辰冬

芳洲評何詩

會筑後守涼君高詩序即席所題

上之取士也要廣而士之應上也
要專責之棟深精鼎之任賤之府
史昏徒勤大之長民守土小之管庫
錢穀君子殫其智小人竭其力一心
勵精賡導治化給赴用彼欲以需天
祿于下一無與工人獻技上下其稟
者異也其亦專矣專而後不愧所食
為自國初

設文學官固已弘多近歲益被引用旌招以廣其負
以筑後守源君爲之魁首波及吾輩數人君以今茲
正月消日具酒于家邀木下某深見某室某服部某
土肥某飲余預爲室子特齎詩數首分呈坐客客並
屬和積以成篇或壯而雅或婉而巧錯落並進而卒
皆金玉其音斧鑠其章足以揚國華而鳴時盛豈可
不謂之彌其選者也而余之謏陋聞身識下僥倖一
時之舉而濫吹諸子之末亦豈可不謂之隆其職者
也雖然余有辭焉方今至治日久声教四布郡國都
邑之間將必有政經藝精文業明古聖賢之道者進

而論之必有魁壘特異懷器用以需于時有與進而
論之又必有躬道德志經濟負不售者余起而告之
曰上之取人也廣矣以余之材得容其間矣則安知
不搜選登崇旁及艸芥併四海聚一堂與之談笑講
磨得如今日哉是余之所以抱愚措志覲然食而不
愧而遂以其言觴主人曰君以爲何如
茶奉一品大王命賦桐壺牡丹
詩元亨

桐壺之名可得而道桐壺之色之香不可得而識也
蓋紫黃紅白花四色而紫與黃在吾土所不尚至白

之與紅或純駁或淺深種類較蕃可賞者居多試銓
考其品以擬之位曰維白質葆豐潔氣鍾純清上天
無為太素不染比梅弗復當挾窮士之孤高如玉而
溫允勗君子之良貴其宜封為王維紅艷以措性嬌
以持容被服絢爛粧飾煥發差而帶赤竄窈之顏醉
而有醜妖燒之態其宜再而為妃於是議定二者姿
格高下班列貴賤判矣側聞桐壺一種賦生絕偉自
辨而蕊蕊而心無毫點潔其白至矣稽古花譜雖唐
宋之盛淺有也夫既以凡牡丹稱花王凡百充王位
則若桐壺乃所謂天授克王王者超然出類而拔萃

其挺生于明曆上皇之廷移裁十一品大王之花珍
議之賢惜之俠吾曹徒聞其色而不知其為何狀不
亦宜哉以王之入花之貴而鄙人是賦榮也謹為四
韻詩以獻

誰使名花出尚方春恩到處得宜揚
雪依正午圖中影粉帶內家叢裡粧
始信毫光彌室地新看蟾魄凌天漢
東風不動二十日長為君王白物芳

四七
櫻

紅者呼為桃也白者呼為梅也為李為杏各隨其名
所在而獨謂之花人皆知其櫻者專而予之也櫻之

美斯可知矣神代之初大山祇女降在此樹因號為木花開邪姪人皇之世履中帝之母內池此花飄入于林因號其居為稚櫻宮而平城帝賦詩賞以光照四方笑亘三陽嵯峨帝始為之設宴後冷泉帝新為之起殿其降種子秋津洲而受費于大宮人蓋亦尚矣而歌人墨客爭賦競吟或比雪者或擬錦者又不知其幾方言方夫都士女探春求芳豪家名苑梵宇神祠垣野之曠崎嶇之絕無貴賤無遠邇窮車輿之所到隨杖鞋之所赴圍幕縱酒如醉如狂必及其散而後已為嗟亦足以揚上都之至盛而飾太平之餘

華也獨在造化之功精華之發專鐘其美於吾土而異邦所生彌者絕少所謂櫻有兩種云櫻桃者禮記仲春天子以含桃薦宗廟即是而樹不甚高春初開白花繁莢如雪葉圓有尖及細齒結子壹枝數十顆有深紅色者有紫色者有正黃明者其顆如嬰珠故謂之櫻而許慎嬰桃云嬰所食故又曰含桃三月熟時須守護否則鳥食無遺也本草綱目云山櫻桃者與櫻桃相似而實獨異山間時有之樹如櫻桃但葉長尖不圓子小而大生青熟黃赤赤不光澤而味惡不堪食四月采之由此觀之櫻桃開之早實之佳與

猶

吾地所生太異而山嬰桃者益可以當之但異邦不
 多有其偶有者亦生山間則宜于武陵王半山特依
 惆悵寂寞之看而絕無嬌艷豐富之態
萬首絕句于武陵白櫻樹詩云記得花開雪滿枝和
 風和翠帶花移天今飛落遊蜂立依主人惆悵詩
 半山集山櫻詩云山櫻花石藤松枝此並餘花卷最
 陸顯有香川嫌寂寞吹香度水投人知
 雖然言之言云物以稀為貴唐宋間風雅狀物之士
 及一艸木之微精且題賞不置而獨於此花落漢漢
 言者何邪蓋倭之與漢大洋中隔累譯不通則其水
 土之變美於此醜於彼猶踰淮之橘變而為枳歟柳
 其俗尚之異棄於彼賞於此胡人之惡醇醪而甘羊

酪歟或以迹波佐久良為櫻桃者如見源順尤無證之
 言也或言別有一種不梅不櫻實赤而甜訓為油漬
 良者是櫻桃也然不多有亦有亦不可審予欲題此
 花因考其種以正之名云
 艷陽欲醉九重霄無數櫻花春正饒濃學曉雲偏
 簇夕嬌依午影自搖夕杯中
 誤惹君王喜塔龙笑迎臣士朝日暮東風三月雪漫
 傍紅袖散飄姚
 奉謝白川羨賁臨
 某也少聞鄉老先生之言云中古公羨尊賢禮士雖

騎射擊刺挾一小枝之徒恣被加意優遇當是時蓋
有就訪下士之慮者烏至于近歲上益亢下益誑其
風寥乎茂聞而士之挹德負材者往之縮首斂跡俯
仰計以全其身於當世豈復敢以古道自期乎已而
望於人乎哉取者家奴自外入傳命曰白川侯人至
某前以事詣謁于侯者終再次不得續見以窺盛德
之一二乃謂是必侯也令延之廳及出迎則侯已昇
而在坐矣乃倉皇俯伏不知汗之決背而侯徐之談
論無以鄙朴簡慢見啣之色移時而起夫侯貴下臨
送迎有禮其雖陋庸亦嘗講之第平素之所茲田米嘗

以此自期又未嘗以此望乎命之世而今者粹然以
宗室懿親之尊藩願寄望之巨來就弊廬莫所顧焉
則其誤聞失措以至忘禮其罪益亦有可誘者然其
驚惶失誤之甚益足以見侯行古復道之隆也哉感
激惴慄之餘賦此奉謝

五玉鑿駮羨第連

不誇富貴最為賢

宗望久託北門驥

公墩唯繙東魯篇

豈識仗儀森卷口

忽驚瑯影落塔前

魏文霸業由斯盛

古道不徒青之傳

九 政器控要錄

水藩鷺尾君少好騎法力學不倦其受於祖傳者正
既且詳而又能體驗於己研精極熟心與手相應馬
與人相忘而不自知為嘗著一書名以器控要錄言
簡理該揭完綱而不妄殺將使從學者皆諸耳提面
命驗諸羈勒轡策有以詣積習獨得之妙為其所造
之深亦可以見哉君累經數職有康幹爾今致仕号
慶翁予以侄者有忘年交友之誼故依其請以書卷
尾云

四十 題親鸞像

僧家犯色肉二律其猶士人之坐畏懦論私職雖其
類輩方且醜詆指斥使不得相齒列而鸞師獨執所
見以衆生根劣非吾此法則不能超度乃公然擁婦
女啖腥葷以唱一世我固不知其法之能合迦牟尼
與否即使能合亦在我所不取而特至其篤信確守
雖舉天下議之而不為移者則可謂誠難矣凡學士
大夫必與師同斯志然後可以得脫凡近之習而進
聖賢之域非邪哉其執鞭以從師哉呵
記職吏事
稅官之犯職有情可矜者有罪不容誅者余宅舊主

其負贓革職閑住許以歲祿賠補而某人囊盡尚有
所畜竊置二妾縱其子遊妓館仇有所市買輒不酬
值某年宮廷其人於遠部以屋址賜余造葢徒居之
後高夫叫門而過者僕輩呼之則疾顧速步為不聞
而去至賣豆腐野菜者亦然既數日見我門廡一新
非舊觀就僕輩問曰此非某殿宅邪僕輩應曰某殿
既廷遠部此宅如今屬吾爺矣高夫亦喜曰某殿時
被喚入其門則威劫色喝擅行白奪是以我輩不敢
入自今之後獲免此患矣戊戌春余新造前廳有幔
匠語余曰此地舊主某殿小人能知之矣小人嘗奴

一坊者之家某殿使人至主翁召傭以脩屋壁主翁
素來相識堯小人赴役數日畢不給值小人屢往請
之最後某殿親出罵曰汝以此小工錢故敢來聒我
耶以杖打小人數下小人走還告主翁主翁曰寧棄
之耳汝莫再往人之暴亦至此哉更有一人跡似而
情大異者其姓名小人既忘之矣宅在前街食祿四
百石主翁以工事出入其間數十年亦為稅官坐贓
扣祿賠補貧困日甚奴僕捨去至夫人自執炊爨一
日值大風所居壁向內倒全梗狼籍不容坐臥召主
翁視之曰我如今唯有一老奴夫婦力不能起此壁

即起亦不能脩不知今夜使兒子輩得睡何處也汝
思舊好幸為脩之我亦非終于此者他日獲償官債
全領祿米則必厚酬汝也小人從主翁聞之幾泣下
時城中房屋倒損者多工價騰貴至一日金一步主
翁亦有心者慨然應命多買沙土雇他工齋已艱悉
為脩完其價該金五兩有餘一無所求後數年其人
與一貴官私衷挾宅迂郭外因得金數百兩分十兩
以贈主翁曰汝恩不可忘今日聊以相報主翁往辭
曰小人按曰帳本價該金五兩有餘得之則是矣奚
多取為其人曰汝若不欲來往我家則從汝所言不

然當收此金主翁不得已受金而迷人之有義亦至
此哉余聞嘆曰宅舊主其之貪殘無恥誠可惡甚矣
若某人因躬懼罪記恩重義決非無良心者其犯益
非一時濫費所到則柔懷不辰為晉吏所欺抑或公
令苛急催督暴至不暇辨理以陷於罪歟然官之處
決不論故誤繫以一律覆盆之下天日不能照者豈
特是哉執法者所宜察焉而士人懷順良之心者一
或不謹以觸法憲玉石俱焚不得復白其情實乎世
尤可慎哉

福田某碑文

予也或童與播州三水郡人福田君者相識比授徒
京師君復率諸同志就席聽講後經二十有餘年臨
沒遺言家人遠以銘碑見託則予豈得不思其舊衷
而書之哉予聞三水郡僻在府鎮之外壤闢土沃稼
穡攸業其民朴野未嘗以文禮接耳目而知有之者
實自君始君諱尚存彌代藏貞齋其所自號姓益治
氏其系出自雲州守護塩冶高自曾大考事三水城
主別所長治守賀東郡福田庄之此若長治滅遂隱不
仕多置田產頗致饒裕祖考更冒母家姓并上氏考
諱善秋娶大西氏生二子一女長為生次安義至生

之時議將復姓以曾大考嘗居福田遂以命氏生年
九歲喪所怙大西氏有負行事姑孝順抱生及安義
安義妹甫二歲者誘勸僮婢致力畎畝經年所增拓
更倍舊雖鄰里媢嫉憚其嚴正有守靡敢加侮而又
能示二子以勤儉俾就長老讀書習字生過弱冠始
有尋師問道之志乃請母氏以家政安義一奴蕭
然負笈東赴京師初博求諸家後專攻經術凡一歲
半游學半歸省率以為常而其間足未嘗踐優伎之
席同舍生嗤笑之不顧也若是者前後十有餘年春
所聞以還鄉日召弟姪若里中少年與之說道課書

諄導不倦遂請母氏撤家舊所用浮屠法而建祠龕
奉木主歲時薦饗一依朱文公所定斟酌行之舉郡
間者爭為莊議生依然不為變斬而或更觀感悅而
慕之生於是緣作棺槨如或者一具值里黨有襄事
之需輒出給之隨給隨作所施亦不知數後數年大
西氏壽終而其歛葬北墳益得以盡制而無憾焉此
其施家推鄉之大者也嘗築一小廬于宅號以栖
遲多植花樹吟哦畢日所得詩積成卷又好書法編
就當代能迹叩其底蘊每暇把筆如掾任意揮寫頗
合古人矩度益觀其所以為樂則其所厭而不為者

亦可知矣享保二年丁酉夏初罹疾自知不起會親
族囑後事以無嗣育命安義長子正道以承宗又召
匠制棺力疾躬親檢視得其實完而後止越五日遂
歿是為四月廿二日距生竟文元年辛巳壽五十有
七妻墜采花氏亦攝州著姓生二女一大一嫁嗟夫
君之賢行得諸母氏之懿訓而母氏之德賴乎君之
學以顯且文飾而恢張之則厥子厥孫固當申孝弟
及詩禮以勿毀家規而几里中子弟知讀書嚮道者
亦宜益力學與行以成一鄉仁厚之風而流生之遺
惠於無窮哉是乃生之志也已

四十三 紀旅川君事

君名正羽補矢石衛門奧州小田川人世名善騎其
先出佐藤氏中世更氏飯村飯村乃所居邑其城址
至今存而系譜淪沒不可得考高祖正保補矢石衛
門禮祖正明補大隅守復本姓佐藤州之大姓伊達
相馬氏每常乎疏通問不絕祖正信補將監徒小田
川有子長田正定補馬左衛門仕參議蒲生公寬永
中大猷君朝京師公奉從道經大井川會水漲顧曰
就克濟者正定時年十六應邑而出單騎亂流往又
返若踐平地公大悅自後呼之曰旅川不名由是旅

川之名震于關左遂以氏為蒲生氏國除仕參議丹
羽公無子而絕次曰正成補將監從兄氏始仕宮內
大輔酒井公忠勝生二子長正貞補市兵衛次乃君
共仕酒井氏君幼從父徙羽州庄內習悅擊舞梨
調馬覽有神助歲十三慨然起曰我世為奧著姓以
武伎聞安庸與嗣口列國之下或比過弱冠請致職
不聽遂不諱而去酒井公忠義怒禁其仕經年獲釋
君於是漂游至城州受射片岡氏尋學十字鎧于下
里道二歲月鍊憤最精其法及東還居江府以騎與
鎗教授冀邑聞流布階以值幕府之薦也自凡列矣

要官從游其門前後三千餘人時權聞而延之誠觀其伎大見嗟異以名聞台聽收錄之將有日而會中風不能起年費六十有九矣諸貴游饋醫藥者相踵于門今酒井公憫之新賜其子正府祿二百石以終養為君性澹宕與人無道財利有暇則讀兵書至老不有室取婦所主以為子乃正府正府亦能傳父業一時知名云深人王鐵膽有言約死而留皮人死而留名如君利其器執思以快祖業而顯當世幾成復墜值老且病為正府者於其用捨與通塞力不能為也則謀將錄事費勤金石得君未顯前知其功之寧

湮乎今而其名之賴傳於後欣然以終而後世或求尺佚于野者亦有取焉豈不養之遠哉雖古未聞其典然我哀之父之子之志以書

寬永四年丁亥冬

男正府勒石其所

四

肥田某碑文

肥田君諱政大字惟醇稱十歲常陸水戶之產姓源氏源氏之後有土岐氏實為所自出為曾大考諱政長事小田原北條氏任下野守居伊豆德倉城大考諱政勝稱和泉年十六輒授部將父子名勇數建戰功北條氏敗屍居德倉大考與養珠院夫人有姻好

以故東照廟名賜祿五百石居數年命仕水戶盛公
曰善佐我兒行有所用久之職祿不見進加遂不辭
而歸德倉公強使起增賜為千石尋又增五百石授
大老及公庶長子英公封讚岐命使往輔賜祿一萬
石病終于高松城考諱政直彌半兵衛留仕水戶食
祿千五百石未強而沒其子長曰政利彌伊織甫九
歲嗣家至十有七歲夭次曰政實與政利同年沒
次乃為君政利沒之明年義公命仕左右又明年新
賜祿二百石實寬文之四年甲辰也君以奉公興家
為志歷掌數職夙夜匪懈遂為大老今鳳山公命永

侍府邸至元祿十六年癸未仕和泉守而祿亦累如
千五百石矣正德元年辛卯四月罹疾請解職不許
特免日直大事就家咨訪同年十二月獲請改號清
泉仍留寓就醫療明年壬辰八月十日卒享年六十
有五葬府下谷中長明寺娶水戶府士下河邊之女
生子政業彌助之進繼為其後一女嫁水戶府士結
城晴映君為人寬恕重厚怡色寡言不飭邊幅而儀
貌可望中年輒莅要劇有暇讀書玩筆硯好接賓客
自府朝士大夫延待盈席談笑竟夕優游有餘人無
高下獎薦不倦寧蔽惡而揚善有善讓而為之至其

練世故審時機以持大體而收遠效于邦則有大出於人意者然人亦莫之知也是其所以參預政事二十餘年彌縫終始固或遺舉而餘愛之存乎人者亦將久而益見慕焉

正德二年壬辰九月

青野某

君姓青野氏諱叔元字敬之稱源藏後改源左衛門京師人幼志凡書無不讀矻矻日夜最勤史學而不喜爲詞章有所誇示人謂之迂不顧也此冠博聞強識之名播都下烏方水戶西山公編國史也聞而召

之仕二十年室永三年丙戌十二月十日疾終江戶府歲五十有四有女甫三歲臨沒託之安藤爲實爲實乃同仕素相好者因葬君府下慈照院而遺言又囑同僚三宅某銘其碑吁二十一世之史浩矣得一涉獵世之學士所難而君之學始取涑水之編讀十有八遍君臣事跡與治亂之要優經該熟而進及正史自班馬至金元讀各再遍人物制度天文地理財賦有司之事又皆審加檢尋上下線而巨細舉使其纍然如貫珠在掌遂每一史參以各代程官旁達根推以較同異銓取捨曲筆謬傳一歸是正而後已矣

或值叩問輒舉成文以答如是者謂之史專門可也
嘗著書駁諸史積牘盈箱以多病而廢人咸惜焉銘
曰
存焉胸羅千載
沒焉身周一棺
名山之下
乃
靈攸安

四六

居士之曾大考諱邦茂幼名喜多丸乃伏見親王諱
邦輔之庶長子而親王家令內藏權頭安藤宗實女
名少納言者所生云邦茂之幼親王將出之為僧未

果適會京師兵火第舍蕩盡宗實奉曾大考及少納
言避亂於丹波州桑田郡尾口邑依親以居于時天
文某年也宗實有一男先亡乃取其遺女以配邦茂
改諱惟實惟實後更號雅翁名其居以抱琴歌詠耕
耘樂以終身至元龜元年四月而沒大考諱定實配
名倉氏乃宗實孫女之所生仍氏安藤稱滿五郎勇
敢有濟力時海內有亂大考率母族數家擊走攝邑
堡主香西孫六攝有其地旁攻郡中豪傑降之勢威
大張天正中織田氏遣兵徇州大考拒戰不克而走
後復歸鄉改號快翁慶長十年九月沒考諱定明稱

忠右衛門配河合氏少好學入京師游于惺窩先生
之門伏見親王貞清聞而召之為家令叙正六位下
任右京亮未幾稱疾辭歸改號了翁寬永十四年五
月沒居士諱定為彌外記甫弱冠親王又召為家令
初考子養女姪於居士為婦遺侍親王長子邦尚獲
幸生子貞致而邦尚賢多病不堪事親王意將以次
子邦道為嗣邦道亦有孱疾稍長不改親王於是計
使貞致承嫡邦道生母特寵謔構遂謀毒之事滿姊
至奉貞致出依居士居數年貞致已之歲邦尚薨
明年親王薨未一閱月邦道又薨

邦道薨可考未為
親王不可言薨

院廳議將以皇子為之後報旨東府居子乃日詣京
尹周防守校倉宗重請以世孫宜立辭意凄確義不
可奪宗重感其誠具言以啓東府居士因亦東往投
狀密懇時執東府遂為奏立貞致為親王以承後一
時指紳間藉夕彌居士之忠為居士於是廣延博雅
之士說經講藝以輔親王終保其家至年五十有三
致仕改號朴翁數年乃歸尾口官累進至內匠頭位
正五品下居士性溫裕不迫臨事敢為周于愛物丹
波川水尾邑民二十人越訴邑主過惡下京師獄其
首八人法當梟首邑主亦戴罪戾處有居士所識在

被刑中居士憫其非意犯律屢詣京尹及諸吏上下
辨理懇求原降八人因得減死放逐餘悉不問邑民
感恩私建小祠設居士像以祝其壽有田宅在鄉里
及京師並使小民細徼每值歲歉悉放屋當稅糧仍
給以米由是戶下之民經數十年不敢遷易自幼篤
學受經于下冷泉左近衛中將為景學和歌于烏丸
大納言資慶及長嘯子守淡執正足未嘗履屐伎之
席而最精禪理晚以參修為務家有所贏金百餘兩
以貸親明又設門客窮者一日遺言曰我老矣死期
將迫願以所貸為遺留物其秋頽覺肢體有倦子為

嘗適在歸省勸請用藥不聽數日語之曰年過古稀
不知病患吾復奚憾所有詩歌草卷火之莫留汝兄
弟惟當相愛盡忠所事與朋友信慈視妻孥吾之所
以遺言止此已矣言訖食頃奄然而卒實元祿十五
年八月二十三日而年七十六葬于邑之北原配山
田氏生二子長為實次為章並仕水蕃繼湯川氏生
二子曰為興業遜曰為宣不仕

銘曰

華胄綿子我王一姓撫孫孫有待提劍未競温彼居士
流德可泳于挽頽波潢源廟正輔導栽培餘潤四迸

後死救窮如體有病法尚空教道由至性十年之山
藏以儲慶

壽藏碑

抱琴子謂其友三宅子曰世之諱死者死矣憎不知
死者亦死矣知其死不之諱者而亦死矣塵飛烟斷
斯須並盡則身後之可傳特生前之所為焉耳吾
名為實字之實楠內匠號抱琴而姓本藤原氏系出
自左大臣實名世仕朝奉微職十六世之祖實澄任
越前守居稻津保十八世之祖齊宮察助宗澄以安
藤為氏由是子孫皆氏稻津或安藤至六世祖宗實

猶任內匠頭若狹守而自其子惟實以下四世退耕
丹波桑田郡

從父定為

復出任伏見親王為內匠頭叙五位上娶山田氏生
吾子抱琴園吾仍仕親王十有六歲叙正六位下為
右兵衛大尉二十有二有故辭去寄清閑寺大納言
燕房三十有三以稍慣典故應水戶義公招專掌其
編修禮儀類典及扶桑拾葉集局結局遷仕今水戶
公子江戶之邸累職見為番頭而年既六十一矣嘗
略談儒釋力事擊劍刺鎗及奉法琴則學之四过穿

相李輔苗則學之山井但馬守景則和歌則學之中
院內大臣通茂清水谷大納言實業受古今集之秘
子慈光寺中務權大輔冬仲而其於典故自幼最以
為嗜諸公鄉家傳青箱者就正幾遍焉所著續有職
門答三卷所詠和歌五千余首名曰抱琴集妻下河
邊氏及一女先死男二人長定賢次為正凡此皆吾
生所有之蹟也子請為記以為吾死之傳吾將壽石
某諾且告之曰遠矣然余謂典故之學者有三難以
故從事者鮮克濟蓋不長輦轂之下則難乎親睹不
接衣纓之士則難乎博聞及其欲質以為籍也家秘

後
人格倣以成風雖一儀節器制之微視如金科玉條
未嘗肯披示之則是又難得之最者也今子結髮親
趨王府而縈衛官華族貴遊亦以其醞藉風流可愛
也晨夕携從不措而平碎宗藩局中所有之書舉以
見付致力考纂二十春秋以至仰贊之功為多則宜
其所學詳確不啻夫鹵莽瑣尾終陷傳會者侷矣幼
以是為志而遂成社以是食上而匪奈子百歲之後
其將益安然以頤歟非邪子曰唯退將併勤銘曰
抱琴兮抱琴兮中藏山水之心奏時回無餘響而闕
仍有入魯故知生死頓同古今笑磨片石東海之得

題大唐六典

姪周已降憲度文物之明設官分職之備特以李唐
為盛而六典乃經眾賢討論以成於開元全盛之日
一代之制粲然可見我朝每有造因置堯修飾理化
亦未嘗不參而徵之也其書中罹亂故燬燼湮沒為
日既久而近更因船傳以得之第得之不多行之不
廣耳徒聞而目未睹者往之而是府內適有一本加
校正訓讀者乃出以授予梓童與樞紳士大夫稽古
制典欲以仰登皇猷之萬一者共為若夫律令格式
之為編或有完而存者或有存而缺者或有全然不

傳者異日幸得四者之備以與是書同就刊布則其
輔乎世亦將何如哉予嘗為之措志而有俟焉

四九 與村良直書

久絕徽音敢呈短柬不審貴恙安否何如僕固多梗
怯寒履跡不踵高門者幾日負罪墻根雪解又際雨
歇窻啓隔紗月色置穀園鶯聒耳莫不暖響而雲鴻
送月總是歸意方是時也僕知高懷不無所挾而足
下亦察鄙襟大有所蘊也適獲烟酒一筐此亦有想
思名聊投左右勿拒為幸

隱岐守中山君五袞節壽歌引

格歲遙期又年初度打量壹陌美推八十前閱富貴
之榮不待而備大衍乾坤之策無窮所生俊于松勤
于公數非循省吟乎風嘯乎月在命優游况乃和滿
熙臺仁流化國春帝戒日丹烏東翔蒼躔月鄉寄題
青鳥西自瑤水先金母之未降將水公而共遊樹上
採絲副苓胸中銀甘棗執持身有衝雲凌霜之節托
契無改柯易葉之時計深五大夫之交繼以大家儂
之詠文明駭友慶唱爭馳瓊章瑤韵杆歡佐揚當酌
時思子杯觴大張宗會于花樹如某者曩曰從官藩
府適聞納祥席隅宜曝符誠少

敘華祝袖青對白雖則我未曾弁首點晴還遇君之
請愧羅魚目敢吐百寶之魁誣云實存亦為八音之
始竹冀晚翠日茂以與孫枝共蕃
壬辰春二月

賀巽軒水子四十壽且叙花詩其族兄菊

水子挾諸書以為業者也宜素講明以知自壽之非
禮而予里折簡憑又微言唯恐不得其宜將以誇交
游之廣於洛社耶喜虛揚甘溢美以傲唐俗波靡之
習耶益亦有慕修養術以方強而規久視恢其意於
文士之詞以益祈祝云爾則自今之後起居勤息煉

畜是動不畜若慈母育嬰孩以過者又涉耄期而濟
所求于天賦之外也可幾焉予之所為子納慶以塞
菊潭君請者止斯莫可復道而特其以齡則予之同
庚而以居則予之故里為之一時慨起延頸遐望不
覺其情之溢益然已至成詠乃以侑也想席間舉觴
之客或抵掌稱曰亦奇哉

每值西風急緒多黃花黃葉故山河為吾代向鴨

河照四十蒼顏今若何

五

興說

偶讀坡老詩論興說

男女之情先著者莫若風也微婉之詞尤見者莫如

興也世之說興每患其類比而易混而及求之情性
之原祇將以其興賦難辨為患焉知其辨而後可興
言興矣天性情之發有直着物而見者其詞為賦仔
言而乎叙也有待擬物而足者其詞為比引類而取
象也故二者皆主於物而興之為情專由乎已愛慕
憎懟之際悲憤歡愉之下藹然生鬱乎停依委紆餘
眇微氤氳如火之始熟薰其炎也艸之方芽忍其折
也欲默止而不能欲正言而不忍終且因事之所執
依目之所覩就思之所適以起其端而平乃指其實
述其事矣是興之所以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

也其因所執而依所覩故其取物或有始無意義者
樛木枕大鬼置小星江有汜之類是也其就所適故
其取物或有畧得類肖者闕雅淇澳之類是也而右
妃之取摯鳥君子之取猗竹亦借其物以為我言志
之端而已非若夫螽斯拍舟必擬他物以道我意之
比也然則比之與興詞雖似情頓殊而興之始也直
舉所有而終也指實而述事似將與平叙存言以賦
時情者均為斯宜辨也

送浮屠大潮師序

自余登仕于府朝海內祿食之士若山林葺布之

統

徒幸不戒鄙懷刺通謁踵門以呈其所能者何其多
且盛也其間或有高拱徐步規進矩退為將舉道德
而躬之者其言曰不如此則無以獲已之實也或有
疏釋詮訂剖析毫忽將上究性命神鬼之顯而後已
者其言曰不如此則無以明聖人之說也聞余嘗論
當世務喜為迂言則有來陳厥穀刊名綜理一世之
道者以謂必如此而後可以展濟民之功聞余嘗却
思及觀者以多意於自得則有來薦簡易捷且一蹴
可以超乎伊洛之者以謂必如此而後可以守治
心之要以神道則我邦之道也奚求為儀章典故則

云我土之宜也勿棄近而好遠以詩若文則含英吐
菁明體分趣朔漢魏薄隋唐志以俾大雅之音由我
而振焉其高下深淺詭淫殊嚮者之並進以陳於前
者我乃悉獲延而納之左右應接欣然不倦知採其
長以自益未知襲其不備以相仇蓋居天下之會而
觀天下之材樂亦可知也唯今國家法貝而德洽
其所以教導薰陶豈有強使之然者然凡之能才與
氣欲有為者爭皆剖剗雕飾寔盡時月始為欲罷而
不能終為自喜而不措其勢如有物推前而囑致之
而及其各有成也則雖一節一執之微亦未嘗不為

百年昇平餘華可觀之助也譬之天之於物非道所
強而能之一值陽機之而春令之行則群卉衆禽爭
皆揚妍茂鳴和豫以宜夫駘蕩之化而彼為物者初
不自知而亦不能自己焉上之恩亦廣也哉日
者又有以解西音求鳴世者其於士人曰因鳴生於
衲流則曰大潮俱肥州之產每二人見訪試其所習
而觀之曼誦則金石逸奏疾讀則鐘磬齊起晤語呶
嚶劇談嘈噴如頃如嘯從入於耳而通於心宛然
將與蕃外之民相面於一席之上奇亦甚矣而二人
者遂乃軒眉抵掌自說曰不通乎此則無以言也無

以為文也方朔之歸鄉過余請言以仕其行旦日我有所學然居通邑大都則不可得成明年必還以相謂我聞釋氏以遠離城市為教為潮者亦當遂栖寥處於遠取窮山之中獨善以終其身而特以有所狹自忘其法千里西來求售其技既又學為辭章務求去浮屠語以効諸才子所為歲月之間如見有進則其必再來蓋學士大夫接求益於外積功於內成其所學以參乎熙化文治之末而後為足者雖朝亦將不能自己為余以是卜東旋之可期喜以為贈丁酉之夏三宅緝明書

讀階書

高頴一世名臣号有宰相識度而以一婦人語輒被譏黜雖時主不明頴亦涉不慎實若頴父敷言被宇文護忌抵死臨刑戒頴吾以舌死不可不思因引雖刺頴舌出血誠以慎口頴亦誦楊素與頴此二人堪啗飲因坐除名而最後與頴私議朝政系誅死可戒哉言

記財

管仲之術如豪農內煮其海鑄其山力以致富也計然之術如大賈賤買貴賣流行鄰國巧以致殖也然計

曰以物變易貴上極則反 桑弘羊劉晏侏取二計施
賤之下極則及貴云云 之天下者也然漢初貨畧以鹽鐵為遺利故弘羊之
法得行唐李漬 塩制漕綱皆亂故晏之法得行而
乃至今日無遺利矣有定制矣吾思一有鑿空開孔
上下偕窮赴亂之易

論治教

天下不可無治而不可無教古之聖人事業治教後
世人主無可以教之德則口雖誦詩禮也令雖施文
教也意是天下不肯信服所為終持法以威之而已
至其教則權假在下在下則善惡是非淆者則惡必

勝善非必破是是以孔孟始初持教于下而後巡之
際揚墨老媚起虎學終而聖賢之道為其所廢可不
哀哉今日佛氏盛門吾未論到其言之是非實亦代
上施教者耳

謹復秦庵竹田由君足下

日取辱惠長柬并佳什披誦再四不措于手自一拜
面即知 足下之學有淵源守正採粹不苟為徇世
求異而 足下之學有規矩抱和揚謙亦不苟為儼
淺辯弱好勝之態及奉此書則行文之雅且緻設論
之博且確殊非世浮靡怪僻之比實九州東西一千

里間罕有者矣有若人來欲與我俱論斯文則豈可
默之不陳所蘊於前而林哉異端之蕪聖道也尚矣
特以釋老之害內申高之害外為之魁而其賢值世
降運否主昏而臣懈則周孔程朱之說雖見尊仰而
怕慢淫靡之化詎譎貪刻之治固以行自神宗之用
周禮理宗之慕道學以至唐宋朱明中季之際廟堂
公言亦未嘗不依詩書禮樂而一時政體人心之處
赴隱然志萌乎邪其間雖或飾以正學者及考其所
以立身應務則事皆徇曲矜收微利要名足以敗當
世之俗是其言則周孔程朱而心則釋老申高已思

是時也士之為學任己自高華為詭僻者烏得不紛
紛起哉及值世清運昌主明而臣良則釋老申高之
說雖見難用而恭儉敦睦之化正大寬恕之治固以
行漢文景二主未嘗不尚清靜由刑名唐宋朱明初
創之日未嘗不以祈福扶術為事而一時政體人心
之處赴軍然志出於正其間雖或誤信邪說者及考
其所以立身應務則率皆忠厚質恪恭愷弗懷足以
輔當世之化此其言則釋老申高而心則周孔程朱
已思是時也士之為學尊古務實守而不遷者烏得
不比之興哉且夫古聖人之於天下治以始之教以

成之教使一世之民理生制行莫不依上之所尊而
政茲一矣固表已降一任威力其所以臨民不過取
惡之甚者刑而懲之遂舉教化之大權以委諸下憎
莫所向則其勢之極必有如釋老申高公然抗旌而
反者以出釋老數人倫者也申高壞王法者也數人
倫而壞王法天下可愕申數之事宜莫若為而尚且
滋蔓沈痼膠不可核則其他影冒假託以逞私知之
徒吁呀啁啞蝻食鼠齧乍作而乍輟彼興而此滅其
亦勢之所得不然耳固不足深以為憂也苟又非
言語法制之所能諭化過絕也唯君子之友經必有

幹旋震發滌膏肓自棄根窟以拔彼天下在心之釋老
申高然後天下在心之周孔程朱申得而起周孔程
朱之心起然後叙老申高之言可漸戢而周孔程朱
之言亦可漸盛即天下誤信之惑未可盡就撲滅而
其所以立身應務皆將忠厚質恪為意是去以入於
牢籠範圍之中而向所謂公然抗旌以及者既來而
為吾道之輔矣不啻不為害也故得其機則行不得
則寧建吾言奮吾行以標天下而已矣豈區々以口
舌相爭而為哉此僕平日所以卜斯文之興替以人
心之邪正而今乃誦以答足下勤々被責之意願亦

儒生空談泛茫近疎口徒言之躬竟不能為之矧世
清運昌士心正而民風厚間有異議如來書所云者
亦皆及經傳業教誘足以助文明之一端則僕輩但
當退步反省守默止爭與同道協志若足下之人俱
講明所聞有疑相訂有得相樂優為術為以需理化
之成於終老之際耳然則僕之就而求樂者當先為
請而豈待足下之自薦乎哉

盧經哀啟序

予嘗誦程夫子不甲不知醫之戒而請醫豈易知知
醫有要必擇稽古之精而閱疾之多者而安之庶其

不失也蓋好乎稽古而不廣於閱疾者迂濶拘泥不
能應機比諸趙括之讀書務乎閱疾而不本於稽古
者意揣昧行不能謀遠比諸霍光之不學雖其暗三
世之法奏屢中之功而要皆不能原至理而歸實效
均謂之庸中也已事親者其豈可誤信偏任縱之上
下以試所天之軀命於不測之刀圭哉予在水戶府
屢為二豎被崇延醫官藤子攻之或標或本對症隨
方每施而獲功其他府中士庶來請藥者且夕累夕
相踵于門而予平日博涉經史好著述於軒岐之典
尤以研覃論討無不究其要以底可施焉前歲撰盧

經衰脈走書微序勤而不已顧警道之廣不專不精
今之所述當否精粗固非不專其明者所得擬議即
使議而得當亦皆紙上空論將與趙括同科予於是
不知何言以塞其請而特至子之務子閱疾而審于
臨機不苟迂疎為泥古則面覩親誠有所不疑乃奉
以為海內讀是編者保焉云
正德乙未秋平安三宅緝明撰

斂齋記

人之生也憑乎氣而氣之為物坎離是合縱其所之
易熾而難戢也可渙而不可凝也勢將薰灼燥烈彌

漫滲漑不知抵止而及夫貨利食色愉患得喪可慕
可愕之事來而枕之又既延而附之率而赴之物與
物化弗復返矣可哀哉聖人於是有脩而立之教而
後之能得其統以示其法者專以收斂為言蓋其不
自放不自失肅之如游魚之翕其鱗翼之如飛禽之
振其羽自視聽辭容之於身感觸營運之於心以至
好惡違順避就向背酬而無窮之間恒有所仰而稟
其本心之制以使貧婪驕虐淫嬉怯懦之私莫不弭
伏焉則熾者日戢渙者日凝適將蘊為粹溢汰為精
明以配吾仁義而行不啻不敢依戎寇也人之得所

以為人而與凡草木禽獸百物之類不同者要豈不
在茲歟今者應與人養生之術名其居齋以斂有記
副以贈其敬而生於坐恭誦畢且退乃命之對飲則
舉觴濡唇而止問之故曰我聞養生家言不敢多食
夫口之於味尤為易饜不容無節以止之則心與身
之易肆不為約束以從矩繩中也哉子還而有之有
餘師矣甲午秋八月其子某題

題諸葛洞卷

以孫吳論武侯者固不知武侯之言也而世之濶談
迂議徒以煦夕子之為仁義者亦豈知武侯唯其難

知故稱為龍

某生名字說

某生請所以為名及字吊有所應則進請昧其義則
忘其戒願有述以終之予乃又應之曰在易幹父之
蠱貞固足以幹事所謂幹者子之道也而幹之所以
立則曰固為幹之時固之義大矣哉蓋人子之身乃
父母之身皮膚爪髮營營運動皆其奉遺體之所行
無絲末分隙可以為己有則存也一舉一止唯底其
豫之是計沒也一猷一為唯述其業之圖全然舉終
身之事而徇乃父之志靡有它焉而後為子之道中

得而盡也其或謂晨而省昏而定足矣暇則任自放
喪子喪而奉子奈畢矣多則任自創者雖使所為皆
善莫至悖戾而其費二有生之本以限報子固極不
足觀已是予所以命其名幹也而其或淳而躁以失
乎固偷而情以失乎固銳而求速以失乎固肆而忽
近以失乎固有一子此身且泛泛不知所據復奚以
竭力于名右左無方之中致守于終始弗墮之外趨
奉給彌縫維持得以安乃父之志而立為子之道而
又奚以進而求古聖賢之法是循是蹈勇取無前有
以大建子當世而可使卿閭邦

國羊祜曰有子如此幸也耶是又予所以命其字伯
固也凡歆人字之已名之日常唱答當以隨邑應心
瞿然為警而特思道之廣也聖言之富也何往不可
取以為戒然及資諸當務之急規諸所懼之偏則其
約取體驗以覺若需而有獲刺而有痛者但有一耳
無二也可心知其不可口言也其猶金石卮本之毒
仲景思邈之方皆可以醫而及封內外之証下補攻
之策則其決擇投誠滄胃決膚以就瞑眩者亦但有一
耳無二也可獨知耳不可與他人言也則今之所
命畧足以資其急歟規其偏歟生其自知諸

甲午

與江原書

接東泉借蘭聖集二本領到謝之拙藁未施句讀性
懶身病加以事冗階至無少暇以用切當俟過談面
同批下自後以此為例也足下就問疑難不解處亦
便他客再晤

蠟月初四

聖集借書而後思之黃中聖言人論力而後不可
國之小者入於大國之日常隨其國以變其勢也
國年雖曰有子而此幸也聖言人論力而後不可

